



欢迎来到咒印师的残酷世界！

WHO I AM INSIDE

琉璃砂

下

灵雪 |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WH
INS

琉璃砂 下

灵雪 |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⊕ 春风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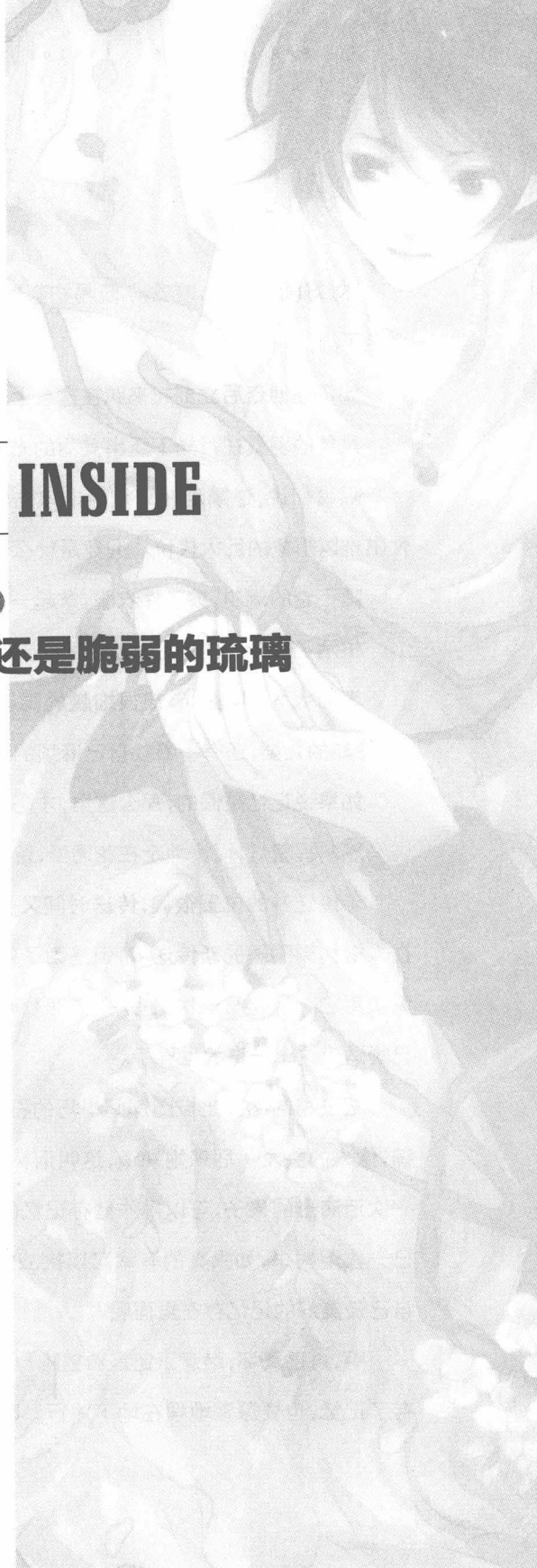
· 沈阳 ·



WHO I AM INSIDE

●第二十一章● 是晶莹的沙砾, 还是脆弱的琉璃

如果说记忆是假的
那么这里
才是自己真正生活过的家吧





“好好睡一觉吧，晚安。”阮易初帮璃尔盖好被子，轻轻吻了她额头一下，从窗子飞走了。

璃尔在他走后立刻起来趴在窗台上，痴痴地望着他振翅飞翔的身影。

黑色的羽翼在月光下泛出美丽的光泽。

阮易初说，逆鳞现在只剩下非攻击性的功能可以用，攻击性的只要使用，就会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。究竟是什么代价，他却不肯说。

睡不着的璃尔，披了件衣服，拿起一盏灯，走在院子里。

生活了几个月的地方，也即将要告别了。

表面大大咧咧内心却很细腻的禹疆、永远优雅从容的椒图、变态的族长肖镜奕、冷酷的九婴，还有不断找自己麻烦的琉曦。

如果说记忆是假的，那么这里，才是自己真正生活过的家吧。

璃尔提着灯，慢慢地走在花园里，留恋地欣赏着一草一木。

老传送井的位置很偏，传送时间又长，已经被家族的人淘汰了。大家都会用设在大榕树树洞里的新传送阵，但是为了躲避和琉曦一起上学的恐惧，璃尔还是经常偷偷用它。想起第一次“跳井”的悲壮心情和现在的从容淡定，璃尔发现自己真的已经适应这个神奇的世界了。

石子路的尽头是椒图那间小巧的石屋，屋子前种着一棵奇怪的树，枝叶柔软纤细，像人的头发。后来她知道，这叫泪树，因为必须要用人的眼泪来浇灌，十年会结一次泪滴形的果子，可以用作储存记忆的容器。璃尔突然想起来，椒图曾经送过自己一枚泪树果，如果真的有幸可以挑战熔妖塔去“送死”，在那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将自己最美好的记忆存在里面呢？

啊，自己真坏，潜意识还是希望阮易初发现自己不是樱若吧。璃尔笑笑，就算是存了记忆，也要深深地埋在地下才行。既然已经决定牺牲自己成全别人，就不要再

做给人家添堵的事了。

泪树上挂着古朴的纸灯，淡黄色的光芒总给人一种温暖隽永的感觉。这个时候，椒图应该还没有睡，像他们第一次见面一样，倚坐在床上，优雅地看着八蝠八宝镜。那镜子真的十分美丽，八只狰狞的蝙蝠簇拥着璀璨的镜面，每只蝙蝠的嘴里都衔着一颗宝石。璃尔不知道椒图已经多大年纪，他总是那么成熟优雅，眼神充满悲悯，声音磁性，长长的白发拖在地上，衬着额头的一点朱砂像鸽子血一样红。每次璃尔遇到疑惑都会去找椒图，他也总会耐心地告诉她，像一位慈爱的长者，渊博的老师。

再往下走就是禹疆住的地方了，他也亮着灯。

对禹疆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健硕男。当时他以为璃尔身上的伤痕是被琉曦欺负的而为她打抱不平，是家族里第一个明确对璃尔表示友善的人。本以为他的血脉传承会是刀剑、巨斧或者猛兽凶禽，没想到竟然是娇娇怯怯的幽昙花，彪悍的硬汉手里拿着一朵柔软纤细的小白花，那画面果然还是像给火拼中牺牲的兄弟上坟的不良青年。

但是，粗犷的外表下，禹疆是个十分细腻的人，十分热心地给过璃尔很多帮助，真的把璃尔当成了家人。为了让璃尔通过入学考，他把为自己补课的古御书介绍给她；担心璃尔被羲和大魔王阮易初骗，劝璃尔离他远一点。现在看来，阮易初的确是导致璃尔人生悲剧的“大魔王”呢。

那个迟到会以“幽昙花爱上了路边野花”为借口的珍稀血脉拥有者，那个在海边的除妖任务中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怕晒伤皮肤的人，那个不爱战斗只爱守护的善良的人，是璃尔在家族唯一的朋友。

这个晚上，他也很难熬吧。明天自己要和琉曦比赛了，他的心里也一定忐忑不安，璃尔知道，他一直喜欢琉曦，却从不肯开口，永远默默地守护在她身后，他不喜欢战斗却每年都要加入斗法大会的救护队，一定是为了万一琉曦受伤，可以第一时间救她。可惜，琉曦却从来不会回头看看这个一直在身边的人。

璃尔正在感慨，突然发现一只冰凉的手搭在了自己肩上！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低沉冰冷的女声从身后传来。

璃尔松了一口气，缓缓转过身来，是九婴。

紧身皮衣勾勒出惹火的身材，齐耳的短发在风中扬起妩媚的弧度，表情却是永远的冰冷入骨，就算肖镜奕用尽各种办法捉弄她，也无法让她露出一个不一样的表情。

她是从妖魅手中救出自己的人，是带自己来到咒印师世界的人，是带自己见到族长的人。

当然，璃尔也曾听禹疆说过，她似乎……不是人。

应该是族长的灵魂契约妖灵。

九婴的秘密，不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能知道，在璃尔第一次见到九婴那天起，就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变得和九婴一样强大。

“我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”璃尔微笑着对九婴说。

九婴点点头，依然面无表情：“明天的比赛，别死了。”

说完转身离去，璃尔哭笑不得，这就是九婴式的关心吧。

九婴消失的方向看上去是一片荒凉的空地，璃尔知道，地面之下，就是肖镜奕住的地方，像五星级酒店一样明亮奢华。

年幼的弟弟在天才哥哥离开家族后，继承了家族，成为族长。家族上下对他十分尊敬，想必肖镜奕在处事方面能力出众。只是在璃尔眼中，这家伙根本是个捉摸不透的变态少年。

璃尔决定回去了，突然，脚下踩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！像戳破了一个马蜂窝一样，一大蓬萤火嗡的一声，从地面飞向半高空，整个花园荧光点点，如星光闪烁，美丽梦幻。

璃尔没时间欣赏这景色，仍然惦记着地上那个软软的东西。低头用灯光一照，只有一层厚厚的树叶。

可能是错觉吧。

就在这时，漫天的荧光会聚成一个人形，肖镜奕伸了一个懒腰，有些不满地说：

“打扰人睡觉是可耻的！”

早就应该想到，有九婴的地方，肖镜奕肯定在附近！

“族长，会睡在路上的人很少吧。”璃尔无奈地说。

“哈哈，那倒是，不过今晚失眠的倒是很多啊。”肖镜奕捏着下巴，细长的眼睛猫一样眯着，“你的进步已经让我很惊讶了，不过想赢琉曦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必定会输的事，有什么好失眠的？再说，输给她你也并不难看啊！你学习咒印之术不过几个月而已。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啦！”

肖镜奕居然会鼓励她，真让璃尔受宠若惊：“我知道，我和琉曦差很远。”

“如果只是想进熔妖塔开开眼界的话，也不是非要赢，只要不输给她就可以了嘛。”肖镜奕在璃尔耳边小声说。

璃尔一惊，族长果然厉害！居然可以猜到自己的计划！

“打架嘛，无非是三种结果，赢、输、平。你不想输，又赢不了，那平就是最好的结果啦。”肖镜奕拍了拍璃尔的肩膀，“我支持你！我很期待琉曦沮丧的表情哦！”

说完，肖镜奕化成一蓬荧光，倏忽飞走了。

璃尔神色复杂地望着他消失的地方，久久不语。

椒图的石屋。

荧光从窗外飞进来，幻化成人形落在地上。

椒图抬头，看见一个神采奕奕的少年族长：“就不能敲门再进来吗？”

“怕什么？难道你在用八幅八宝镜偷看禹疆洗澡吗？”肖镜奕立刻变化成禹疆只围着浴巾的模样，装出一副惊恐的模样，捏着嗓子说：“你在干什么？变态！变态！变态！”

椒图满脸黑线：“这个时间，他应该已经洗完澡，在敷面膜了。”

“禹疆”指着椒图的鼻子说：“你果然是在偷看，不然怎么会知道我什么时间洗

澡,什么时间敷面膜呢?”

“我要偷看也是看女人吧。”

肖镜奕变回自己的样子,摆摆手说,“哥,你别闹了,我认识你这么多年,你根本没有真心喜欢过哪个女人!”

“没有喜欢过女人,不代表喜欢的不是女人……”椒图脸白了一白,“你是来找我废话的吗?九婴呢?”

“原来你喜欢的是我的九婴?告诉你,门儿也没有!窗户都没有!九婴不会喜欢你的,你趁早放弃吧!你们是不会有好结果的!”肖镜奕叉着腰说。

椒图的脸上却出现了悲悯的神色,“你和九婴就会有好的结果吗?她……她可能爱上任何一个人吗?而且你……”

“不会。她不会爱上任何人,也不会爱上我。”肖镜奕坦然地说,“但是我们会有好结果的,我会在她的手里死去,这就是最好的结果。”

椒图看着肖镜奕年轻而倔犟的脸,默默叹了口气。

“我让九婴先回去了。刚才做的坏事,可不能让她知道啊。”肖镜奕脸上重又显出狡黠的表情。



●第二十二章● 琉璃之战

璃尔拼命地逃,可是整个斗法台上到处都是琉璃布置的陷阱

很快她就被缠住了,越挣扎缠得越紧

极细的韧丝勒进皮肤

鲜血沿着韧丝流到地面上,渗进沙子里

WHO I AM INSIDE

斗法场依旧光影绚丽，座无虚席。今天的比赛将比昨天更加激烈精彩，因为今天将产生挑战熔妖塔的八人名单。

家族包厢中，各家族的首脑们都将视线会聚在场中，寻找可以拉拢进自家家族的人才。

花逸朵窈窕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空中，她穿了一条孔雀绿的长裙，像春之女神一样，将无数花瓣撒向观众席。

禹疆紧张地站在台下，幽昙花早早地被召唤了出来，洁白的花瓣上还带着泪水，在阳光下泛着美丽的光泽。

第一轮比赛开始了。

风斗法台：雪野（冰女）对战炎泽（鬼焰）

林斗法台：夏茧织（隐茧）对战秦时月（罡风）

火斗法台：阮易初（逆鳞）对战寂海（兽王）

山斗法台：古御书（云纸）对战许牧音（灵笛）

秦沐阳寂寞地站在台下，看着自己的妹妹骄傲地在林斗法台上接受众人的欢呼。

“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”

身边突然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，秦沐阳转头，发现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，“您是……山八班的夏老师？”

“我也是夏茧织的哥哥。”夏柳君同样望着林斗法台，只是视线却落在另一个俏丽的身影上。

“她被阮氏家族选中了，而我呢，太差劲了，没有家族愿意接收，只好在羲和当老师混口饭吃，还被安排在问题学生、留级学生最多的班级。”夏柳君语气轻松地说着，“不过，我的学生们太争气了，虽然我连斗法大会的初赛都没有入围过，但是你看现

在台上的八个人,有七个是我的学生呢!我同样很骄傲啊!”

“老师……”秦沐阳有些感慨,“您很优秀。”

夏柳君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我也这么认为!”

随后,夏柳君的视线移到高空那个梦幻般的情影处,露出迷离的神色:“就是不知道花逸朵老师是不是这样认为啊。”

“你喜欢肖琉璃吧?”夏柳君突然说。

“啊?”秦沐阳脸腾地红了,低下头支支吾吾。

夏柳君自言自语道:“喜欢上女神,可是很辛苦的事啊!喂,一会儿比赛结束,我们去喝一杯吧!”

“老师,我、我不会喝酒。”

夏柳君一把拦住秦沐阳的脖子,“要学!以后你会爱上这种感觉的,哈哈哈哈哈。”

风斗法台,一半燃烧着蓝色的火焰,一半被冰霜覆盖。

炎泽已经使出浑身解数,却依然被雪野压制得死死的,但他仍然不肯放弃,一次又一次发起猛烈的攻击。

雪野表情非常淡漠,身后的冰女也是面无表情。一柄细长的冰剑从雪野手中出现,炎泽脸色一变,亦将鬼焰凝聚成燃烧着蓝色火焰的双手刀,两人手持武器再次厮杀在一起。

林斗法台,似乎只能看见秦时月一个人在台上,夏茧织鬼魅般的身影可能从任何一个方位出现,尽管秦时月的风刃速度极快,却依然追不上夏茧织,时间长了,任谁都难免生出懊恼沮丧的情绪,而一旦一方失去冷静,胜利的天平就会向另一方倾斜。

火斗法台,阮易初将妖牙之刃幻化成一柄单刃的长刀,其实在这种比赛中,是不应该出现妖灵武器的,但是逆鳞的无法使用让阮易初几乎等于丧失了战斗力。反正没有人知道神秘的逆鳞使用起来究竟是什么样,就让他们误会妖牙之刃是逆鳞

的表现好了。

只是对阮易初的对手来说,比较不公平。

如果说妖发之冕继承的是万妖之王的妖力,妖瞳之戒继承的是魂力,那么妖牙之刃作为万妖之王的身体幻化成的终极武器,继承了万妖之王的全部武力,单体物理攻击能力堪称最强。

当寂海发现自己无论变成力量型的巨熊、速度型的猎豹还是灵巧型的灵猿都无法占到任何上风时,他就知道,自己的对手,根本没有理由会输。

相对于其他三个斗法台一面倒的形势,山斗法台反而更有看头。

古御书的云纸在战斗方面并不是太强,但是胜在灵活多变。许牧音的灵笛本是辅助型的血脉传承,几乎没有攻击力,但她的灵魂契约妖灵独角青牛相当厉害,起了决定性的作用,所以这一战,反而更势均力敌一些,结果也充满了悬念。

古御书知道古倾墨也在台下,下一场他会迎战自己的对手。

同样不是以攻击力著称的雪墨,却能让古倾墨用得出神入化,就连强攻型的咒印师都败在了古倾墨的手中。古御书目光坚定:相信自己也一定能做到。

花逸朵温婉清亮的声音通过花朵的扩音器传遍全场,“下面宣布第一场比赛结果:风斗法台,雪野胜;林斗法台,夏茧织胜;火斗法台,阮易初胜;山斗法台,古御书胜。以上四位成功晋级,获得明日挑战熔妖塔资格!希望下一轮的比赛同样精彩!”

观众席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

阮易初默默看着璃尔娇小的身影走上了山斗法台,她曾在那里艰难地战胜了夜葵渺渺,希望这一次也有好运气。只要不落到台下,不失去意识,撑到时间结束让评委无法判定输赢就行了!

璃尔,你一定能做到。阮易初默默祈祷。



琉曦手腕轻摇，羽蛇上的细小珠铃发出悦耳的声响。她看到阮易初的目光始终锁定在自己对面的身影上，不由得有种悲哀的感觉。自己这样做，真的有意义吗？什么时候起，自己变成了这样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了？

但是，要赢我，除非发生奇迹！琉曦手腕中激射出透明的韧丝，如箭般射向璃尔。

璃尔一跃而起，身体刚刚升到半空，另一束韧丝已经紧跟着过来了！凭空出现的晶莹砂盾阻挡了这次攻击，韧丝缠在砂盾上，如同切进了柔软的豆腐，将砂盾一分为二。

“哼，别跟我玩领域了，羽蛇同样是珍稀血脉，就算你的砂之领域偷偷布置成功了，我一样有血之白茧领域，两相抵消，你不可能控制我，不如省点力气！”两人近距离对峙时，发现璃尔小动作的琉曦冷冷地说。

璃尔脸色一白，果然被发现了。

砂之领域这个让她几次获得胜利的技能，在琉曦面前毫无用处。还是保存体力，坚持到最后一刻吧。

也许琉曦对这样的璃尔有些轻蔑，攻击时并没有像平时一样狠辣，而是东一下西一下，让璃尔疲于奔命，像在捉弄璃尔一样。

观众发出一阵欢呼，旁边风斗法台的比赛已经结束了，古倾墨轻松地获得了胜利。

可是这边，璃尔的磨难似乎才刚刚开始。

璃尔单膝跪地，将手掌放在地上，坚硬平整的地面突然沙化，琉曦的脚下也开始如流沙般下沉。

“雕虫小技。”琉曦眉头一扬，向斗法台四周的石柱射出韧丝，身体随之一荡，飞到空中，然后在空中继续射出韧丝，缠在两根石柱之间，随后轻轻落在悬空的韧丝

上，一只脚向后高高抬起，双手张开，如同技术最优秀的杂技演员，在细丝上稳稳站定。

璃尔的反应相当快，数十枚砂刃急速飞出，从各个角度攻击走在细丝上的琉曦，却都被琉曦如舞蹈般的动作躲开了。

新一轮缠斗开始。琉曦居高临下，攻势更加猛烈，璃尔占据沙化的地面，灵活地躲闪，偶尔反击几下。

突然，琉曦停止了攻击，璃尔躲在砂盾后气喘吁吁。

“该结束了，我玩够了。”琉曦突然又射出两束韧丝缠住两根石柱，韧丝的弹性将她带到空中，她的身体居然在空中静止了！似乎是飘浮在空中一般！

这怎么可能？

瞬间之后，璃尔明白了！

琉曦刚才并不是无意义地攻击她，每一次攻击都是有目的的！她从一开始，就在用自己羽蛇的韧丝织一张巨网！

阳光下，透明的韧丝发出璀璨的光芒，琉曦像美艳的蜘蛛女王，落在网的中间，睥睨着自己的猎物。

璃尔拼命地逃，可是整个斗法台上到处都是琉曦布置的韧丝陷阱，很快她就被缠住了，越挣扎缠得越紧，极细的韧丝勒进皮肤，鲜血沿着韧丝流到地面上，渗进沙子里。

“璃尔！！”阮易初在台下惊呼出声。

“你输了。”琉曦冷笑，阮易初在台下的声音让她的心如刀割般难受，只想将眼前这个少女撕成碎片。

“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第一没有认输，第二没有落下斗法台，第三没有昏迷或死亡。怎么叫输了呢？”璃尔像是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无数细碎的伤口一样，甜甜地笑着说。

“我叫你嘴硬！”琉曦冷笑，更多的韧丝缠上了璃尔的身体。

璃尔像是即将被蜘蛛吃掉的食物，身上缠满了韧丝，更多的鲜血涌了出来，透

明的韧丝被染成红色，发出妖冶的光芒。

“要么你就杀了我，否则，我是不会认输的。”失血过多的璃尔脸色惨白，但仍然倔犟。

屠鸦激动地说：“她疯了吗？她是想寻死吗？”

“这样下去，真的会死的。”幽玉眉头紧锁。

阮易初一言不发，只是紧握的拳头已经骨节发白。

“你找死！”琉璃曦大怒，“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在斗法大会上，就算杀死对手，也不会被追究责任的！”

璃尔闭上眼睛，坦然地说：“好啊！那就杀了我吧。”

琉璃曦右手控制的韧丝就缠在璃尔的脖子上，只要轻轻一拉，那细细的脖子就会从中间整齐地断开，可是，杀了璃尔？她真的能下得去手吗？

杀掉这个第一次见到自己时，穿着脏兮兮的睡裙，以为自己的手脏，在身后蹭了好几下才敢伸出来握住自己的手，战战兢兢如小白兔的女孩？

杀掉这个虽然很聪明，但从来不做任何惹自己不高兴的事，总是低调跟在自己身后装乖巧的“妹妹”？

她恨璃尔吗？

讨厌她吗？

不，只是嫉妒吧。

嫉妒她拥有自己不曾拥有的幸福家庭，拥有父母的爱，甚至到了咒印师的世界，还能轻易地拥有禹疆、古御书、雪野等同伴的友情，甚至能拥有阮易初的爱！她凭什么？

自己有那么出色的天赋，又那么努力，最后却换来了什么？学生会主席的虚名？高处不胜寒的孤独？被喜欢的人拒绝的痛苦？

琉璃曦握紧了韧丝，狠狠地用力！

璃尔并没有身首异处。

琉璃只是将被紧紧缠住的璃尔抛向了台下，急速的下落中，韧丝纷纷离开了璃尔的身体。

璃尔即将摔落在地上，结束了。

雪野叹了口气，夏茧织闭上了眼睛不忍看。

突然，观众席发出一阵惊呼！

璃尔居然没有落地！

虽然她的脚离地只有不到一寸的距离，但是她却悬在了那里！鲜血直流的手掌紧紧抓住一束韧丝！璃尔睁开眼睛，目光清明，腿用力蹬在斗法台的墙壁上，身体一荡，再次飞回了斗法台！

只是她已经很虚弱，刚落在台上就倒了下去。

“很好。”琉璃看着她的目光中多了几分狠辣，“从现在开始，我会正式把你当成对手，就算因此你会死掉，我也绝不后悔。”

“彼此彼此。”璃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笑着说。

日已西斜，火斗法台和林斗法台的战斗也相继结束了，但似乎已经没有人注意了，所有观众的目光都集中在山斗法台上，集中在肖氏家族的这对姐妹身上。

“璃尔……”阮易初望着那个身上的血比夕阳的颜色还要红的纤细身影，觉得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疼痛。

此时的璃尔，却突然想起她昨天做的那个关于夜莺与玫瑰的梦。

那其实是王尔德的一个童话，故事的结局很惨。

少年拿着夜莺用生命换来的玫瑰，卑微地请求少女和她在舞会上共舞，向少女倾诉着自己的爱意。

可是少女却无情地拒绝了，有人送了她更珍贵的珠宝，比寒酸的玫瑰花更配她漂亮的裙子。

少年失落地拿着玫瑰离开了，随手将玫瑰扔在了大街上，一辆马车从它身上碾了过去，变成了一摊烂泥。

璃尔笑，可是这一切和小夜莺有什么关系呢？她的生命已经最完美了，到达了

极致,她为了爱付出了一切。

就让我这只小夜莺的生命,也变得最纯粹,最完美吧!

璃尔的身体渐渐融进了沙子,消失了!

琉曦一惊!急忙催动韧丝扎进了刚在璃尔身体所在的地方。

有红色的鲜血涌了出来,看来是打中了!

可是血是不是有点太多了?

越来越多的鲜血从地下涌出来,将整个斗法台的沙子染红了。

一只伤痕累累的手从血红色的沙子下伸出来!琉曦知道那是璃尔,立刻射出细丝攻击!

可是,又有一只同样的手从另一个地方伸了出来!

第三只、第四只、第五只……

让全场观众震撼的一幕发生了。

无数个璃尔从血色的沙子下爬了出来,每一个都同样衣衫褴褛,伤痕累累,每一个的眼神都充满了杀气!

"不过是砂之傀儡。"琉曦不为所动。

璃尔在对阵夜莫渺渺的时候用过,是迷惑敌人的一种方法,这些人都是沙子做的。她不再心软,用韧丝勒断了其中一个璃尔的身体!

"噗。"鲜血从断开的身体处喷涌而出!

这绝不是砂之傀儡!而是活生生的人!

"璃尔!"阮易初疯狂地嘶吼!

无数观众从座位上站起身来!虽然斗法大会有规定,如果真的战死在斗法场上,生死不论,不能追究责任,但是这么多年来,死在熔妖塔的不少,死在斗法台的却寥寥无几!

琉曦有些慌了,这不可能!我杀了璃尔?

可是其他的璃尔却不为所动,甚至开始操纵砂刃攻击蛛网上的琉曦,而更多的璃尔不断地继续往外爬,情形极其诡异。